



## 畧論中期大乘佛學

### 一、大乘佛學的全盛時期

中期大乘佛學是指約當公元五、六世紀之間的印度佛學，是大乘佛學的全盛時間。它是在初期大乘的基礎上，由於內外的有利條件，經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，得到很大的發展，當時出現百家爭鳴，各抒所見的盛況。前後持續約二百年間。從地區言，以中、西印度為中心，就時代說，正是笈多王朝和後笈多王朝統治時期，此後由於密教思想的滲入，逐漸發生變化，那只能稱為大乘佛學的晚期了。研究中期大乘佛學，可以弄清印度佛學逐步出現「質變」的時代背景、社會根源和本身的各種因素，對南北傳分流的原由，順藤摸瓜得到概念的認識。

笈多王朝初期，信奉婆羅門教，對佛教並不重視，如塞建陀笈多於公元四五九年擊退白匈奴的入侵，特修建一座毗紐天神廟，並舉行隆重的祭祀典禮，以慶祝勝利。對佛教的尊重開始於正

勤日王和新日王，特別是新日王從世親受過戒正勤日王的王妃由世親剃度出家，後來新日王和他的母后還請世親駐錫阿逾陀。在玄奘「大唐西域記」中，記錄了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建造的歷史，稱該寺始建於笈多朝的帝日王（即塞建陀笈多），以後覺護王、幼日王等都加以擴建。可見在帝日王的後期已改變信仰，對佛教採取護持政策。因據史料記述，帝日王在建婆羅門教大廟後不得人心，其後一洩不振，他不得不改變政策，同時護持佛教。但真正熱心弘傳佛教的應是正勤日王和新日王，梁真諦譯的「婆藪槃豆傳」（即世親的音譯）對此作了明確的記載。

還有，屬如來藏系的「勝鬘經」，在前三章敘述本經因緣時說，勝鬘為古印度拘薩羅國波斯匿王的女兒，阿踰陀國的王后，她母親就是佛陀堂弟摩訶男的養女末利夫人。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信佛後，想到出嫁的女兒，就遣使去勸說她奉佛。勝鬘夫人聽

蔡惠明

從父母的話，皈依了佛教，並大力弘揚，使阿逾陀國從七歲以上的民衆都傾向大乘。這一說法，與歷史事實是有出入的。因爲佛世時代，沒有所謂大小乘之分，大乘佛教是部派佛教以後才興起的。當時阿逾陀國也不是印度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只能表明阿逾陀會流行過大乘，勝鬘只是從自己改信佛教而帶動了她的國家的民衆一起皈依佛教。

據義淨「南海寄歸傳」記載，那爛陀寺建成後，以無著、世親學說爲中心，對各種佛學思想同時弘揚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。著名的有護法、護月、德慧、安慧、光友、勝友、智月、戒賢等。他們形成了兩個派系，就是護法系和德慧、安慧系，後來安慧系向西印度發展。那爛陀寺內就只存護法一系了。當時網羅了大小乘學者以及世俗各類學者在寺內講學，學術風氣流暢，各抒所見，自由論議，不僅形成瑜伽行派，還激發了中觀學派的重興，湧現了佛護、清辨、師子光、智光等代表人物，與瑜伽行派相對峙。我國的玄奘、義淨西行求法時，就在那爛陀寺時接受空、有兩宗的全面教育，把五科的精華傳回。後來另有學者把五科規模傳入西藏，但沒有玄奘、義淨兩三藏時期的精彩，徒具其形式而已。那爛陀寺的這種學風，是中期大乘佛學達到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同時在德慧、安慧離開那爛陀寺到西印度一帶活動後，無著、世親學說，尤其是世親首講的「俱舍論」在這一地區廣泛流行，到七世紀，西印度的大寺已可與那爛陀寺相媲美，這也促進了中期大乘佛學的發展。

## 二、大乘是佛說

大乘思想剛發生，部派佛教就認爲大乘非佛說。如在「般若經」中即有所反映，但並非所有部派都是一致的，例如馬鳴的老

師脅尊者就相信「大般若經」是十二分教中方廣一分。大乘經典是否佛說，當時確有不同的意見，但未引起激烈的爭論，現有的文獻中也看不出來。在龍樹、提婆立論廣破有部學說後，以有部爲代表的部派當然不會緘默，作出相應的反應，這是可以想像的，到大乘發展至中期，在「大涅槃經」中，對部派否定大乘經典的議論，出現了明確的駁斥，一些大乘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，把這個問題放在第一位。例如無著於「大乘莊嚴經論」的「成宗品」裏，就列舉了七因（漢譯把「有無有」分爲二，成了八因）堅決認爲大乘是佛說。這七因是：先不記、俱行、非餘境、應極成、有無有、能對治、義異文。世親對此作了詳細的解釋。現代佛學家呂澂在「印度佛學源流畧講」裏對其中「俱行」和「義異文」兩點也作了重要的解釋，他寫道：

「一是俱行，認爲大小乘的經典是同時流行的。所謂同時流行，是指有文字記載的經典而言，不是指口傳的階段，口傳無憑，是無從證明的。小乘文字記載是從「大毗婆娑論」開始，傳說該論編成後刻在石上，應當說是有文字記錄了。大乘經典一上來就有文字，脅尊者說般若是方廣，顯然不是指口傳，而是他看到了文字記錄。既然文字的記載是同時流行的，那就很難辨誰先誰後，誰是佛說誰非佛說了。大小乘經典形式都差不多，都是以「如是我聞」開始，怎能說小乘是真而大乘就非佛說呢？這條理由，小乘很難反駁，所以很重要。

二是義異文。這條理由是說，佛說都用文字（名相）表示的，而文字有意趣（即佛說都有所爲）與秘密（指文字中含藏的微言大義。）大乘的文字、義理，確非泛泛地一看就能理解的，小乘若攻擊大乘非佛說，即可據此分辯：佛說有種種意趣，不能拘於表面文字，應追究爲什麼如此說。這種解釋佛說的方法即所謂毘勒法門，初期大乘已開始運用，它發揮佛說的意趣極爲深入。

另外佛說不但有趣，而且還有秘密——深奧的內涵，人們對它的領會自然不會一樣。以後大乘凡遇有與小乘在文字理解有矛盾時，都用這條理由去解釋。」

印順老法師在「大乘是佛說論」一文就佛法的表現與流行，並從學派的分裂、經論的集出、思潮的遞代以及大乘的內容等作了分析和研究，他說：

「佛法本來不限於佛說，所以『大乘非佛說』，可說是似通非通的話！修菩薩道，成無上正等覺，這是任何佛弟子所不能否認的。如錫蘭傳來的『解脫道論』，說到菩薩以慈悲心，修習圓滿十波羅蜜多；依此而圓滿四處：諦、施、寂、慧，而圓滿定慧，而圓滿佛地。以慈心修十波羅蜜，豈不是與聲聞行不同？如以為這是說種種大乘經非佛口親說。這有什麼意義？『阿含』與廣律中，不也一樣有非佛說的嗎？我們知道：初期集成的『阿含經』，原有一合理的意見，即佛法是不限於佛說的。佛弟子間的自相問答，或與外道辯論，甚至傳說的梵天、帝釋等說，既無釋尊在場，也不會經過釋尊的審定，都編集在『阿含經』中，淺狹的聲聞佛教者，相信他們經律是佛說，是王舍城結集的聖典。不知道『阿含經』中，即含有佛涅槃後的教說。如『增一阿含經』中那羅陀比丘為文茶王說法。在他們的傳說中，這也不能不承認後起的增編！佛時的弟子，佛後的弟子的教說，編入契經中，這本是『阿含經』以來的一貫作風。」還有出自小乘，後來為大乘採用的『三法印』，作為判別是否佛說的標準。『三法印』就是：「入修多羅（經），隨順毘尼（律），不違法相（論）。」大乘認為，就依『三法印』準則，大乘入修多羅，原來三藏的組織是十二分教，其中就有「方廣」。大乘經從形式上說，動輒萬頌，就內容言，上下古今，都是相當方廣的。而且大乘也是對治煩惱的，是隨順毘尼。其次，大乘經的重要法相也闡釋四諦、十二因

緣等，不違法相，只不過解釋不同而已。所以先師李圓淨居士認為：「大乘無弊，乃謂大乘之末流有弊。」他對「大乘是佛說」同樣作了肯定。

### 三、中期大乘續出經典與所傳思想

中期大乘續出的經典主要有以「佛性說」為主的「大般涅槃經」，屬如來藏系的「勝鬘經」，講大乘菩薩道組織的「菩薩藏經」和議論性質的「解深密經」。這些經典反映了中期大乘佛學所傳的思想。

「大般涅槃經」簡稱「涅槃經」，北涼曇無讖譯，四十卷。全經分壽命、金剛身、名字功德、如來性、一切大眾所問、現病、聖行、梵行、嬰兒行、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、師子吼菩薩、迦葉菩薩、憍陳如等十三品，主要闡述佛身常住不滅，涅槃常樂我淨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闡提（意譯信不具，稱不具信心、斷了成佛善根的人）和聲聞、緣覺均得成佛等大乘思想。它的理論與部派佛教中的大眾部義理頗有契合，與「般若經」、「法華經」的重要論點也有一致的地方。此經引用「華嚴經」的某些義理，兩者相通。經中還引用佛陀所說：「我般涅槃七百歲後，是魔王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」，這反映了笈多王朝初期復興婆羅門教、排斥佛教的歷史背景。

「勝鬘經」又稱「師子吼經」，南朝宋求那跋陀譯，一卷。全經分十五章。主要內容是把如來藏聯係於對「自性清淨心」的理解能力方面，即「空性智」，就是說要以「空性智」來觀察才能認識。對心的理解可分兩方面：一、從自性清淨講，一切眾生皆有此心，因煩惱障蔽，不能察覺。所謂「心性本淨，客塵所染」，淨心與客塵同時俱存，又是分離的，「由智而見其不實，」

可以把客塵斷掉，所以說「空如來藏」，這是從正面的理解。二、從反面理解，如來藏具有佛的各種功德，儘管現在未發現，但基礎是存在的。如同幼兒已具備成人的基礎一樣，逐漸生長成熟，總能成爲成年人。所以從智慧看來，它也是圓滿無缺的。這樣如來藏又具有不空的意義，即「不空如來藏」。可見「勝鬘經」對佛性說更加肯定，它把佛性擴展到心性，是繼承以前的說法而有所發展。

「菩薩藏經」，唐玄奘譯，二十卷。內容是講大乘菩薩的組織。它以「四無量」、「六度」、「四攝」爲綱，把有關法門都統攝到三類中。當時婆羅門教以升梵天爲解脫目標，修行的結果是達到與梵天共住。大乘佛教認爲，這是低級的要求，沒有離開貪欲，因此提出無染心的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，這在初期大乘就有了。「菩薩藏經」繼承了這一方法，把四無量心列在六度之先，以四攝爲六度的推廣，構成了以六度爲核心的組織體系。並把重點放在「智慧度」上。佛教的智慧和一般世俗智慧不同，指如實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，所以用「般若」音譯。大乘佛教稱之爲諸佛之母。構成智慧須要有十善巧，就是蘊、界、處、諦、四無礙、四依趣、資糧、三十七道品、緣起、一切法。玄奘回國後最先譯出此經，就是重視它對大乘思想的重新組織，可惜他沒有對此經與大乘意義有深廣的發揮。

「解深密經」是瑜伽行派和中國法相宗的基本經典之一。唐玄奘譯，五卷。此經以闡述大乘境界果爲中心，分序、勝義諦相、心意識相、一切法相、無自性相、分別瑜伽、地波羅蜜、如來成所作事等八品。第一爲序品，其餘七品爲正宗分。前四品講所觀境，後二品明能觀行，末品顯所得果。此經提出真理性的標準，在於「離言自性」的基礎上安立言說，認爲言說是表達一種意義而設的假說，離開言說的自性才是實在的。只有明確「假說自

性」與「離言自性」結合的關係，才能認識真理。此經對阿賴耶識作了切實的補充，它提出「阿陀那識」的概念，實際上與阿賴耶識是一個東西。所謂「阿陀那」是「執持」的意思，表示它有保持的作用。因爲阿賴耶稱藏識。只起收藏的作用，而阿陀那的執持，則具能動的意思，指根身的感覺。人死後形體仍在，但沒有感覺，就是由於阿陀那離開根身的緣故。此經最後用一個頌來總結阿陀那識，說：

「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。

我於凡夫不開演，恐彼分別執爲我。」

就是說，阿賴耶識是活動的總體，一切東西都離不開它，如瀑布一旦下沖，泥沙隨之而下，一切跟着識的活動，也是如此。佛陀在別的經中也曾解釋過阿賴耶。因爲耽心不了解真義的人會執它爲我，所以在「解深密經」中說得比較含蓄，避免用我，這與「大涅槃經」中明確提出「我」，完全不同。

續出的大乘經典，不但具有經的性質，也有律和論的性質。如劉宋譯出的「菩薩善戒經」，序品中以「如是我聞」開頭，構成經的形式，但以律爲重點，一般稱之爲「經中之律」，後來譯出的「大乘阿毘達磨經」，雖然是經的形式，實際上是論的內容，被稱爲「經中之論」，可見陸續出現的大乘經典，已具備了三藏結構，這是與當時辯論大乘是否佛說的「三法印」標準相配合的。

#### 四、無著、世親的學說

組織中期大乘佛學的代表學者是無著、世親兩兄弟。他們是笈多王朝後半期的人，一般考證無著約爲公元四百年到四百七十年，世親約爲四二〇年到五百年。他們是北印度犍陀羅人，都在

有部出家。無著不滿足於修習小乘空觀，經彌勒指點改宗大乘，他所傳習的是彌勒學說。世親被稱爲「千部論主」，曾著「俱舍論」，表示對小乘很有自信，那時他的立場是反大乘的，後來聽無著夜誦「十地經」感到其法深妙，於是追隨乃兄改信大乘，弘揚唯識論。

彌勒學說以「瑜伽師地論」爲根本。瑜伽師地，意即瑜伽師修行的境界（十七地），所以亦稱「十七地論」。相傳爲彌勒所傳，無著記錄。內容是論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性質及其所依客觀對象，即人們根本心識——阿賴耶識所假現的現象；禪觀漸次發展中的精神境界，以及修行瑜伽禪觀的果位，以分析名相有無開始，最後加以排斥，從而使人悟入中道。漢譯本爲唐玄奘譯，一百卷。分五部份：一、本地分（一——五十卷），將瑜伽禪觀境界或階段分爲十七地；二、攝決擇分（五十一——八十卷），論述十七地的深隱要義；三、攝釋分（八十一——八十二卷），釋十七地有關諸經，特別是「阿含經」的說法和儀則。初明說法應知的五分，次述解經的六義；四、攝異門分（八十三——八十四卷），釋十七地有關諸經，特別是「阿含經」所有的諸法名義和差別；五、攝事分（八十五——一百卷），釋十七地有關三藏，特別是「雜阿含經」等衆多要義。初明契經事，次明調伏事，後明本母事。五分中以本地分爲重點，後四分主要是解釋其中的義理。無著傳彌勒著作，除「瑜伽師地論」外，還有「分別瑜伽論」、「分別中邊論」、「大乘莊嚴經論」、「金剛般若論」等。另有他自己的著作「顯揚聖教論」、「順中論」、「金剛經論」、「大乘阿毗達磨集論」、「攝大乘論」、「六門教授集定論」等。世親的著作較多，發揮彌勒學說的有「大乘莊嚴經論釋」、「辨中邊論釋」、「金剛經論釋」。解釋無著著作的有「攝大乘論釋」、「習定論釋」。闡述自己觀點的有「成業論

」、「二十唯識論」、「三十唯識論」，以及對大乘經的注釋「十地經論」、「法華經釋」等。他的「俱舍論」屬小乘著述，他本人雖甚重視，但影響很大，流行相當長時期。

無著的中道觀是對三性說——遍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統一起來的認識，其源可以上溯至「般若經」，並加以會通。他說，「般若經」所講的空、無，不是泛泛之談，而是指一切法的遍計執；講的如幻如化，是指依他起性，有而不實；講到知行均清淨，使人們在理解上得到正確認識，在實踐上獲脫解脫自在，達到「法性本淨」，就是指圓成實性。他說，不用三性說去解釋「般若經」，就無法把道理說清楚，所以三性說是「般若經」理論上的歸結（見「攝大乘論」）。

無著、世親學說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方法上運用因明，並加以發展。初期大乘、龍樹對正理派的邏輯學說持否定態度，他著「迴諍論」總破正理派的「量」與「所量」，又著「廣破論」破斥正理派十六句義。他們破而不立，而且破得徹底。但到無著、世親時代就不同了。他們吸取並發展古因明，使之成爲駁斥其他派別，宣傳教義的重要工具。世親曾著有「論軌」、「論式」、「論心」三書，惜均不存。但在「如實論，道理難品」有因三相說：「我立三種因，是根本法，同類所攝，異類相離，是故立因成就不同。」以後陳那對因明作了重大改革，他的再傳弟子法稱又有所發展。因明被稱爲「佛家邏輯」，迄今仍有廣泛的影響。

中期大乘佛學最後分裂爲瑜伽行派和中觀派，雖然淵源相近，但發展越來越有分歧，到他們的後輩，更是分河飲水，不可調和。瑜伽行派堅持五種姓說，與原始佛教帶有根本反婆羅門種姓制度的精神大相逕庭，因此逐步走向衰落。晚期大乘佛學借助於密教，也就名存實亡，最後成爲密教的附庸。

（完）